春秋左氏傳賈服注輯述

春秋左氏傳賈服註輯述卷十九

嘉興李貽德學

定公

（三年）（經）春王正月公如晉至河乃復　賈曰刺緩朝見辭失所不譴罪已本疏

案公卽位已二年至此始朝晉故以爲緩朝經書至河乃復必晉人辭之故不入晉朝晉而來而不能入是失所矣宜譴之而不譴者所以罪已也

（傳）唐成公如楚有兩肅霜馬　賈曰色如霜紈本疏

案今本作爽正義曰爽或作霜賈逵云色如霜紈是賈本作霜

紈者說文紈素也漢書地理志曰織作冰紈綺繡純麗之物冰紈卽霜紈也言此馬色似之故以爲名正義引馬融曰肅爽雁也其羽如練高首而修頸馬似之淮南說林墨子見練絲而泣之注練白也云羽如練則馬本亦作霜也

四年

傳嘖有煩言　賈曰嘖至也本疏

案說文嘖大呼也荀子正名嘖然而不類注嘖爭言也嘖與賾同正義曰易繫辭云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謂見其至深之處賾亦深之義也按易釋文云賾京作嘖

君行師從卿行旅從　服曰謂會同詩黍苗疏

案服以上言嘉好之事故云謂會同周禮大宗伯以賓禮親邦

國時見曰會殷見曰同注謂合諸侯命事爲會合諸侯命政爲同大行人掌大賓之禮時會以發四方之禁殷同以施天下之政是周之正禮會同皆君自行此兼及卿行者春秋時卿亦有與會同之事故有旅從之制

將長蔡於衛　服曰載書使蔡在衛上管蔡世家注

案周禮司盟掌盟載之灋注載盟辭也盟者書其辭於策謂之載書此書當書盟者之名名以國之大小爲長次今晉將加蔡於衛之上史記管蔡世家云蔡侯私於周萇宏以求長於衛

蔡叔康叔之兄也　賈曰蔡叔周公兄本疏

案史記管蔡世家敘武王同母弟十八以蔡叔爲周公之弟此

當別有所本僖二十四年傳富辰言文之昭十六國蔡在魯上
則蔡叔爲周公兄明矣此傳言蔡叔爲康叔兄而注云周公兄
者書康誥乃洪大誥治疏云鄭元以洪爲代言周公代成王誥
而稱康叔曰朕其弟小子封是康叔爲周公弟也康叔既爲周
公弟明蔡叔爲周公之兄康叔亦當稱蔡叔爲兄矣

備物典策　服曰備物國之職物之備也本疏

案正義曰當謂國君威儀之物若今繖扇之屬備賜魯也

分康叔以大路少帛綪茷旃旌大呂　賈曰大路金路也少帛雜
帛也綪茷大赤也通帛爲旃析羽爲旌大呂鐘名衛世家注

案云大路金路者周禮巾車云金路建大旂以賓同姓以封注

金路以金飾諸末無錫有鉤同姓以封謂王子母弟率以功德
出封雖爲侯伯其畫服猶如上公若魯衛之屬故知大路爲金
路也少帛雜帛者司常云雜帛爲物注雜帛者以帛素飾其側
白殷之正色以下有旃爲通帛則此少帛爲雜帛矣綪茷大赤
者禮記雜記注引傳作蒨旆詩六月白旆央央彼疏曰茷與旆
古今字也故左傳曰蒨茷旃旌按此則綪或作蒨杜云綪茷大
赤取染草名也則杜本亦作蒨爾雅釋草茹藘茅蒐郭注今之
蒨也可以染絳綪是大赤說文綪赤繒也蒨可染赤故綪得或
作蒨正義曰茷即旆也爾雅繼旐曰旆旐是旂身旆是旂尾尾
猶用赤則通身皆赤知綪茷是大赤即今之紅旗通帛爲旃析

羽爲旌並司常文旃彼文作旜注通帛謂大赤從周正色無飾析羽五采繫之於旌之上所謂注旄於干首也正義曰然則大赤卽是旃也於綪茷之下更言旃者茷言斾尾旃言斾身圓其文故具言耳大呂鍾名者正義曰周鑄無射魯鑄林鍾皆以律名名鍾知此大呂姑洗皆鍾名也其聲與此律相應故以律名焉

康誥　服曰誥敕王如尙書諸誥是也漢書武帝紀注

惎間王室　賈曰惎毒間亂本疏

衆杜云周公攝政管叔蔡叔開道紂子祿父以毒亂王室說文惎毒也引周書云來就惎惎

無始亂　賈曰無爲亂始御覽三百九十

楚子取其妹季芈畀我以出　服曰季芈許嫁而字畀我季芈弟也本疏○釋文引云畀我季芈之字

案釋文引服云畀我季芈之字稱季則其字也不得更字畀我釋文字當作弟季芈已許嫁何以又適鍾建正義曰蓋遭亂失死而改適鍾建耳云畀我季芈弟者爾雅釋親男子先生爲兄後生爲弟男子謂女子先生爲姊後生爲妹然則男稱女爲姊妹若女稱女亦可爲兄弟矣至其同事一夫則後生爲娣公羊傳曰娣者何弟也故其未嫁也則稱弟

王使執燧象以奔吳師　賈曰燧火燧也象象獸也以火繫其尾

使奔吳師驚却其眾使王得脫本疏

案燧說文作𤏰云塞上亭守𤏰火者𤇯篆文省史記周本紀幽王爲𤇯燧燧是𤏰又省作燧一切經音義十引世本造火者燧人因以爲名也禮有金燧木燧以其可鑽火取火故曰燧然則賈云火燧直燧是火也說文象長牙鼻南越大獸正義曰南州異物志云象身倍數牛而目則如豕其鼻長七八尺其所食物皆鼻取之性馴良爲人所養夷人服乘之史記大宛傳曰身毒國其民皆乘象以戰蓋象可調馴楚近南邊故有此象知以火繫象尾者史記田單傳田單乃收城中得千餘牛爲絳繒衣畫以五采龍文束兵刃於其角而灌脂束葦於尾燒其端鑿城數十

穴夜縱牛牛尾熱怒而奔燕軍燕軍夜大驚按田單去楚昭不遠當祖其燧象遺法彼束葦於牛尾則此以火繫象尾可知矣

王奔鄖　服曰鄖楚縣（吳世家注）

案宣十一年傳因縣陳言以陳爲楚縣十二年傳夷於九縣言滅九國以爲縣是楚名邑都爲縣其縣宰皆稱公如申公葉公蔡公者也下云鄖公辛則鄖爲楚縣矣釋例土地名云鄖江夏雲杜縣漢書地理志江夏郡竟陵自注鄖鄉楚鄖公邑是鄖在竟陵非雲杜續漢書郡國志竟陵有鄖鄉注左傳桓十一年鄖人軍蒲騷下文云王之奔隨也將涉於成臼杜云江夏竟陵縣有臼水自鄖奔隨涉之則鄖在竟陵明矣若雲杜之鄖本作䢵

應劭注地理志雲杜云合鄀亭是也

平王殺吾父　服曰父曼成然（楚世家注）

案殺成然在昭十四年

以王奔隨　服曰隨楚與國也（吳世家注）

案桓六年傳漢東之國隨爲大漢書地理志南陽郡隨班氏自注云故國云楚與國者下文隨人辭吳曰以隨之辟小而密邇於楚楚實存之世有盟誓至於今未改是隨爲楚與國也哀元年經楚子陳侯隨侯許男圍蔡正義曰僖二十年楚人伐隨自爾以來隨不復見以隨世服於楚爲楚私屬不通於諸侯征伐盟會不齒於列故史不得書之猶如邾滕爲人私屬不序於宋

盟也是隨為楚與國久矣

初伍員與申包胥友　服曰楚大夫王孫包胥楚世家注

案傳稱申包胥而服云王孫包胥者國策楚策稱包胥為棼冒勃蘇吳師道云棼冒勃蘇即蚡冒史記楚世家熊眴立是為蚡冒包胥以棼冒為氏是蚡冒之後為王孫吳語申包胥使於越越王句踐問焉又曰吾問於王孫包胥既命孤矣亦稱包胥為王孫也

五年 傳使楚人先與吳人戰而自稷會之　賈曰稷楚地也同上

案顧氏棟高曰當在河南南陽府桐柏縣境

六年 傳君將以文之舒鼎成之昭兆　賈曰舒鼎鼎名昭兆寶龜本疏

案正義曰蓋衛文公鑄此鼎也昭兆寶龜者兆說文作𠧞云灼

龜坼也周禮太卜掌三兆之灋釋文云兆亦作垗是兆是龜坼
質言之則龜亦爲兆漢書文帝紀注引應劭曰龜曰兆文選劇
秦美新曰神卦靈兆注亦以龜爲兆矣正義曰成公新得此龜
蓋以灼之出兆兆文分明故名爲昭兆

於是乎遷郢於鄀　服曰鄀楚邑吳世家注

案顧氏棟高曰今爲湖廣襄陽府之宜城縣所謂鄢郢也以江
陵爲紀郢故謂此爲鄢郢史記昭王十二年吳伐楚取鄀楚恐
北去徙都鄀實當春秋定公之六年吳入郢後之二年矣因仍
謂之郢故左傳曰遷郢於鄀也今縣西南九十里有故鄀城

七年

經九月大雩　賈曰旱也本疏

案雩有常雩有旱雩常雩者傳稱龍見而雩是也旱雩者周禮司巫曰若國大旱則帥巫而舞雩是也上文經書大雩此復大雩與昭二十五年上辛大雩季辛又雩同彼傳云旱甚也則此兩雩亦是旱甚傳不言者以文見於彼可據彼以明此故不發傳若是常雩一秋不得有兩雩之理杜云過也恐非經意

傳齊人歸鄆陽關　服曰陽關魯邑魯世家注

案昭公時齊人取鄆以居公前年經季孫斯仲孫忌帥師圍鄆則是叛歸齊矣至是齊人歸於魯襄十七年傳師自陽關逆臧孫杜注在泰山鉅平縣東

八年　經二月公侵齊三月公至自侵齊　賈曰還至不月爲曹伯卒

月公羊本疏

案還至不月者桓二年經書冬公至自唐又莊二十四年秋公至自齊僖六年冬公至自伐鄭二十九年春公至自圍許宣五年夏公至自齊七年秋公至自伐萊八年春公至自會襄十年夏公至自會十三年春公至自晉昭二十七年春公如齊公至自齊其桓十六年經書秋七月公至自伐鄭傳曰以飲至之禮也僖十七年九月公至自會傳曰九月公至書曰至自會猶有諸侯之事焉且諱之也是或行禮或飾諱書月非是則還至不書月者多今書月者爲下文曹伯露卒當書月而公至自齊適在其前故月之實爲曹伯卒月也

從祀先公　服曰自躋僖公以來昭穆皆逆禮記禮器疏

案僖公逆祀在文二年禮記禮器疏云按外傳云躋僖公弗綦曰明爲昭其次爲穆以此言之從文公至惠公七世惠公爲昭隱公爲穆桓公爲昭莊公爲穆閔公爲昭僖公爲穆今躋僖公爲昭閔公爲穆自此以下昭穆皆逆服是同國語之說公羊董仲舒說逆祀小惡也左氏說爲大惡也許君謹案同左氏說鄭駁之云兄弟無相後之道登僖公主於閔公主上不順爲小惡也如鄭此意正以僖在閔上謂之爲昭非昭穆也

傳我無勇吾志其目也　服曰志中其目是非其誠詐以自矜儀禮大射儀疏

案呂覽尊師得之無矜注矜自伐言志自非其實然不過僞辭以自伐耳

主人出師奔　賈曰主人出魯師奔走而卻退本疏

案杜云攻郛人少故遣後師走往助之正義曰今杜必異於賈以爲後師奔走往助之者若以賈言魯師奔走則是被敗而還下傳陽虎何得云猛在此必敗明其於時不敗故猛得逐縻丘之人是賈言非也拨師中奔皆是奔敗如杜所云傳當云使後師助之攻不當云師奔也云師奔明是魯師奔走而卻退也至下文云猛在此必敗正是陽虎見師已奔詭辭自解故傳云陽虎僞不見冉猛者若遣師助之則猛因虎激反逐縻丘人當有

繼者何傳云猛逐之顧而無繼明師盡先奔故反顧而後無繼者也傳文甚明孔反謂賈爲非失之恭冕謹案賈氏但言奔走卻退此釋經師奔之文未嘗言敗正義殊不瞭

贄於是始尙羔　賈曰周禮公之孤四命執皮帛卿三命執羔大夫再命執雁贄廢其禮三命之卿皆執皮帛至是乃始復禮尙羔

本疏

案周禮大宗伯曰以禽作六摯孤執皮帛卿執羔大夫執雁典命曰公之孤四命以皮帛眡小國之君其卿三命其大夫再命其士一命侯伯之卿大夫士亦如之周禮於典命敘孤四命而曰以皮帛其下敘卿大夫命數而不詳所執以羔雁之摯已見

大宗伯文故不復述其孤執皮帛亦見大宗伯文而典命必復言者所以舉一以示例言孤四命以皮帛則卿三命以羔大夫再命以雁不必煩言而自見矣賈舉周禮而約其文故兼言其命與摯也孔氏駁之曰周禮禮記皆言卿執羔大夫執雁並以爵斷不依命數賈何以計命高下妄稱禮乎孔氏此言直未明典命之文妄加駁斥耳知魯廢其禮三命之卿皆執皮帛者以其舞用八佾斂用璵璠事事僭禮則其平時執摯必廢卿羔之禮而用皮帛以眡小國之君及見范獻子執羔趙簡子中行文子皆執雁是大國之卿尙守典禮而趙簡子中行文子且以卿而執大夫之摯相形之下不敢僭侈於是始復禮而用羔焉杜

云大夫執雁魯則同之今始知執羔之尊也按五年傳仲梁懷

曰改步改玉杜云昭公之出季孫行君事佩璵璠祭宗廟豈爲

君行事佩君玉尙優爲之獨於所執之摯反就大夫以自卑乎

至於羔尊雁降禮有明文豈有秉國之政未諳典故至此始知

羔之尊貴乎且尙者上也惟始貴皮帛而賤羔今見大國之卿

皆諳禮制因亦遵循故曰始尙羔也

九年傳載蔥靈寢於其中　賈曰蔥靈衣車也有蔥有靈本疏

案說文輜輧衣車也輧車前衣也車後爲輜釋名釋車曰輜

車載輜重臥息其中之車也輧車輧屏也輜輧之形同有邸曰

輜無邸曰輧宋書禮志引字林曰輧車有衣蔽無後轅其有後

轅者謂之輜是輜軿析言之則有前衣後衣及有邸無邸之別渾言之則同故說文又曰軿輜軿也列女傳齊孟姬曰立車無軿非敢受命釋名軿車四面屏蔽婦人所乘軿車直衣前蔽云四面有蔽兼言輜車也漢書霍光傳昌邑王略女子載衣車然則輜軿載衣物可臥息爲婦人所乘故陽虎寢於其中而逃僞託爲婦人也云有蔥有靈者明衣車所以名蔥靈也蔥从艸悤聲蔥者囱之古文說文在屋曰囱此車兩旁開蔥正義說古音囱讀若蔥鮑照翫月詩蛾眉蔽珠櫳玉鈎隔瑣囱三五二八時千里與君同陶潛詩有酒有酒閒飲東囱顏言懷人舟車靡從是六朝人猶讀囱爲蔥孔氏謂兩旁開蔥蔥中豎木謂之靈如孔言是靈卽櫺之古文說文云櫺楯閒子也一切經音義四引通俗文云疏門曰櫺文選游

天台山賦彤雲斐亹以翼欞注窗開子也是窻開施欞故曰窻

靈矣霝又通軨文選四十八注引尙書大傳未命爲士車不得

有飛軨鄭注如今窗車也李尤小車銘軨之嗛虛疎達開通是

也

晳幘而衣貍製　服曰貍製貍裘也詩七月疏

案正義曰說文云製裁也衣貍製謂著貍皮也裁皮著之明是

裘矣故以製爲裘也詩羔羊素絲五緎疏曰若兵事既用韎韋

衣則用黃衣狐裘及貍裘象衣色故也禮記月令孟冬天子始

裘伐夷儀是周正之秋未寒而衣裘者正義曰哀二十七年傳

言陳成子衣製杖戈文在秋上製亦裘也然則在軍之服或臨

時所需不可以寒暑常節約之

齊侯謂夷儀人曰得敝無存者以五家免　服曰是時齊克夷儀而有之既爲齊有故齊得優其爲役也本疏

案免卽復除後漢光武紀注復謂除其賦役也正義曰一人得之則以五家給所得者令常不共國家役事云齊得優其爲役者詩瞻卬維其優矣箋云優寬也寬其爲役猶今世云優免矣夷儀時爲齊有故齊得以此令之

十年　經齊人來歸鄆讙龜陰田　服曰三田汶陽田也龜山名陰之田得其田不得其山也孔子世家注

傳夏公會齊侯於祝其實夾谷　服曰東海祝其縣是也齊世家注地

二名水經淮水注

案云東海祝其縣本漢書地理志文也云地二名者釋例云經書所改之名則傳以實明之許遷于夷實城父齊侯衛侯次于垂葭實郥氏之比是也此經云夾谷傳以夾谷卽祝其故曰會于祝其實夾谷明地二名故服云然

齊人加於載書曰齊師出竟而不以甲車三百乘從我者有如此盟　賈曰不書盟諱以三百乘從齊師本疏

案以三百乘從齊師則受齊役也盟辭如此經故諱而不書

且犧象不出門嘉樂不野合　服曰犧象饗禮犧尊象尊也嘉樂鐘鼓之樂也詩鼓鐘疏

案饗禮今亡上云齊侯享之而此云犧象則享禮有犧尊象尊諸侯相見之禮享在廟故得備犧象也周禮司尊彝其朝踐用兩獻尊其再獻用兩象尊注獻讀爲犧明堂位曰犧象周尊也詩鼓鐘鼓鐘將將淮水湯湯箋云嘉樂不野合犧象不出門今乃於淮水之上作先王之樂失禮尤甚是鄭以鼓鐘爲嘉樂也服與之同詩云鼓鍾傳謂鼓其淫樂是以鼓爲擊而服兼言鐘鼓者關雎鐘鼓樂之傳云德盛者宜有鐘鼓之樂是嘉樂鐘鼓備也

十二年　傳仲由爲季氏宰將墮三都　服曰仲由子路魯世家注三都三家之邑也孔子世家注

案史記弟子列傳仲由字子路卞人也

公與三子入于季氏之宮　服曰三子季孫孟孫叔孫也孔子世家注

案論語公曰告夫三子集解引孔曰謂三卿也是季孟叔時稱三子

入及公側　服曰入有入及公之臺側同上

案入卽上文費人也時公登武子之臺故曰入及公之臺側

仲尼命申句須樂頎下伐之　服曰申句須樂頎魯大夫同上

公斂處父　服曰成宰也同上

案禮記禮器子路爲季氏宰注宰治邑吏也時公斂處父治成邑故曰成宰

十三年傳歸我衛貢五百家吾舍諸晉陽　服曰往年趙鞅圍衛衛人恐懼故貢五百家鞅置之邯鄲又欲更徙於晉陽趙世家注

案十年傳趙鞅圍衛報夷儀也衛貢當在此時晉陽趙鞅邑

歸告其父兄　服曰午之諸父兄及邯鄲中長老同上

案儀禮士冠禮若孤子則父兄戒宿注父兄諸父諸兄是諸父兄亦稱父兄云邯鄲中長老者國語晉語讓父兄也注父兄長老也方言六凡尊老南楚謂之父或謂之父老是長老亦得稱父兄也服故兼言之

趙稷涉賓以邯鄲叛　服曰稷午子同上

案趙午即邯鄲午世封邯鄲故稱邯鄲其氏則趙也

范皋夷無寵於范吉射　服曰范氏之側室子同上

案桓二年傳卿置側室文十二年傳趙有側室曰穿言穿爲側室子也

梁嬰父嬖于知文子　賈曰梁嬰父晉大夫也同上

今三臣始禍　賈曰范中行趙也同上

韓魏以趙氏爲請　服曰以其罪輕於荀范也同上

十四年經於越敗吳于檇李　賈曰檇李越地吳世家注

案吳越春秋云吳王夫差增越封西至於醉李似敗吳時尚爲吳地杜氏通典云吳國南百四十里與越分境吳伐越越子禦之於檇李故賈云越地今嘉興府治南七里地名國界相傳爲

吳越公界處也則檇李亦有越地故賈云然吳越春秋所言當
謂吳界內之地名檇李者亦以畀越也
傳使死士　賈曰死士死罪人也同上
衞侯爲夫人南子召宋朝會于洮　賈曰南子宋女衞世家注服曰衞
侯爲夫人南子召宋朝故與宋公會于洮本疏
案子是宋姓故知南子爲宋女也時齊宋會洮衞侯以宋公在
洮亦往會之不書者以召宋朝是私事故不告正義曰此會于
洮還是上文會于洮也傳爲野人之歌張本故追言衞爲夫人
南子召宋朝召在遠年非今始召欲說過宋野已隔此語故又
本之云齊宋會于洮時太子蒯聵獻盂于齊過宋野而被譏也

宋朝是宋之公子衞侯欲召則召何須與宋爲會方始召之直言會于洮會上無國名知與何國會而言宋衞乎服不達此勢愚之甚也孔氏規服如是今知不然者以會于洮若不定爲宋衞則三字爲贅若云以齊宋會洮衞太子就往獻盂因書曰會于洮則從無兩君盟會之時忽雜以他國獻地之事若謂追言衞爲夫人南子召宋朝在遠年則其上當如傳例加初以別之若謂欲說過宋野因記會于洮時則當如傳例云會于洮之月云會于洮明是上屬云召宋朝明是齊宋會洮之時衞侯所往會者宋公矣故傳不必再書國名而其事自見也至孔云朝是宋之公子衞侯欲召則召按傳於各國公子或往仕或來奔皆

書其故可見名在屬籍不輕於往來也宋之公子而謂衛侯欲召則召於理尤未順也

謂戲陽速曰　賈曰戲陽速太子家臣衛世家注

案速史記作遬云蒯聵與其徒戲陽遬謀云徒是太子家臣也

十五年經齊侯衛侯次于渠蒢　賈曰欲救宋善恤鄰也公羊本疏

案傳云謀救宋也以鄭罕達伐宋故周禮大宗伯以恤禮哀寇亂注恤憂也鄰國相憂兵作於外為寇作於內為亂

春秋左氏傳賈服註輯述卷二十

嘉興李貽德學

哀公

元年傳使疆于江汝之閒而還　服曰蔡使楚進疆於故江國與汝水之間本疏

案故江國文四年楚人所滅者水經淮水又東逕安陽縣故城南江國也嬴姓矣今其地有江亭漢書地理志汝南郡安陽注引應劭曰故江國昭十三年蔡侯廬歸於蔡是爲平侯地理志新蔡注蔡平侯自蔡徙此水經汝水注汝水又東南逕新蔡縣故城南地理志定陵注高陵山汝水出東南至新蔡入淮是江

在安陽爲淮水之旁蔡徙新蔡屬汝水之末時蔡賂楚地使之進疆蓋過江國故界逼汝尾故曰江汝之閒蔡既失國都故下文云蔡於是乎請遷於吳言又由新蔡而退徙州來也

吳王夫差敗越于夫椒　賈曰夫椒越地吳世家注

案杜云夫椒吳郡吳縣西南太湖中椒山通典云包山一名夫椒山卽西洞庭山也在太湖中左思吳都賦指包山而爲期集洞庭而淹留卽此山據此似夫椒爲吳地越語云句踐之地西至於姑蔑韋昭云今太湖是也則夫椒在太湖中或此時本爲越地也然檇李已爲吳越分界不得更至太湖哀十三年傳彌庸見姑蔑之旗杜云姑蔑越地今東陽大末縣則非太湖也吳

語云句踐起師逆之江當是今之錢塘江也傳云保于會稽卽今之稽山則夫椒爲近江之地故越敗之後卽得退保會稽也

賈云越地當得其實

因吳太宰嚭以行成　服曰行成求成也同上

案詩緜虞芮質厥成傳云成平也求成言求平也

昔有過澆殺斟灌以伐斟鄩滅夏后相　賈曰過國名也斟灌斟鄩夏同姓也夏后相依斟灌而國故因殺夏后相也同上○本疏引夏后相云云同惟因字誤作曰

案襄四年傳稱夏之衰也有窮后羿因夏民以代夏政而用寒浞浞因羿室生澆處澆于過是過爲澆所國也斟灌斟鄩夏同

姓者史記夏本紀太史公曰禹爲姒姓其後分封有斟尋氏斟氏漢書地理志北海郡平壽注引應劭曰古斟尋禹後今斟城是也又壽光注引應劭曰古斟灌禹後今灌亭是又斟班氏自注云故國禹後水經巨洋水篇注云溉水北逕斟亭西北合白狼水按地理志北海有斟縣京相璠曰故斟尋國禹後西北去灌亭九十里是京氏以斟國爲斟尋非平壽矣其爲禹後則同是二氏夏同姓矣云夏后相依斟灌而國者巨洋水篇注引汲冢書云相居斟灌與賈說同是賈及見古籍因以爲據也又引皇甫謐云夏相徙帝丘依同姓之諸侯於斟尋氏是斟尋亦相所依故過澆滅斟尋氏云故因殺夏后相者上文殺斟灌氏相

國於是因亦殺之

后緡方娠逃出自竇歸于有仍生少康焉　賈曰緡有仍之姓也

有仍國名后緡之家服曰少康后緡遺腹子同上

案緡爲有仍之姓者以女子必繫父族之姓云后緡猶太任邑

姜也知后緡爲有仍女者儀禮喪服傳婦人雖在外必有歸宗

然則謂嫁曰歸歸宗者亦曰歸傳稱歸于有仍是有仍爲后緡

家也少康爲遺腹子者白虎通封公侯篇曰君薨適夫人無子

有育遺腹必待其產立之何專適重正也是君薨而生者爲遺

腹子今后相已殺故少康爲遺腹子也

逃奔有虞　賈曰有虞帝舜之後同上

案史記五帝紀帝舜爲有虞又云堯子丹朱舜子商均皆有疆
土以奉先祀服其服禮樂如之是舜後子孫國號亦不改也故
魯語云有虞氏禘黃帝而祖顓頊郊堯而宗舜云宗舜是在舜
後云有虞氏則舜後子孫國名亦稱虞也

虞思於是妻之以二姚而邑諸綸有田一成有衆一旅　賈曰綸
虞邑方十里爲成五百人爲旅 同上

案少康爲虞庖正則綸是虞邑故得與之漢書地理志梁國有
虞縣續漢郡國志梁國虞有綸城注云少康邑方十里爲成司
馬法文五百人爲旅司馬序官文詩信南山箋云六十四井爲
甸甸方八里居一成之中成方十里出兵車一乘以爲賦法若

然甸成之制禹已經畫故周禮小司徒井牧其田野後鄭云隰皋之地九夫爲牧二牧而當一井今造都鄙授民田有不易有一易有再易通率二而當一是之謂井牧昔夏少康在虞思有田一成有衆一旅一旅之衆而田一成則井牧之法先古然矣

以收夏衆撫其官職　服曰因此基業稍收取夏遺民餘衆撫修夏之故官憲典（同上）

案云因此基業者言因綸之田衆也云稍收取夏遺民餘衆者襄四年傳靡自有鬲氏收二國之燼是也爾雅釋詁云憲法也周禮大宰注典常也經也法也謂修夏之舊司常灋也

祀夏配天不失舊物　服曰以鯀配天也賈曰物職也（同上）

案云以鯀配天者禮記祭法云夏后氏亦禘黃帝而郊鯀孝經云郊祀后稷以配天周既於郊祀以稷配天則禮曰郊鯀亦必配天明矣云物職者廣雅釋詁職業也言不失舊業也

越十年生聚而十年教訓　服曰令少者無娶老婦老者無娶少婦女十七不嫁男二十不娶父母有罪也將生子以告與之醫饋之餼也死者釋其征必哭泣葬埋如其子也孺子遊者必餔歠之也非手所種夫人所織不用十年不收於國 本疏

案服所云約越語文

在軍熟食者分而後敢食　服曰以其半分軍士而後自食其餘若簞醪注流也 本疏

案若簞醪注流者黃石公記云昔良將之用兵也人有饋一簞之醪投河令眾迎流而飲之夫一簞之醪不味一河而三軍致死者以滋味及之也服援以比分熟食之意

二年經癸巳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及邾子盟于句繹　服曰季孫尊卿敵服先歸使二子與之盟本疏

案經書季孫斯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伐邾是三子同伐邾及此盟獨有二子無季孫是季孫不與盟也當由敵服故季孫先歸耳

傳子南僕　賈曰僕御也衛世家注

邾不足以辱社稷　服曰邾自謂已無德不足立以污辱社稷衛世

家注

三揖在下　服曰三揖卿大夫士士揖庶姓時揖異姓天揖同姓

本疏

案周禮司士云孤卿特揖大夫以其等旅揖士旁三揖注云特揖一一揖之旅眾也大夫爵同者眾揖之三揖者士有上中下王揖之皆逡遁既復位鄭司農云卿大夫士皆君之所揖禮春秋傳所謂三揖在下故服云三揖卿大夫士也士揖庶姓時揖異姓天揖同姓司儀文服引之者言王有此三等揖諸侯於卿大夫士亦得同之

八人衰絰僞自衛逆者　服曰衰絰爲若從衛來迎太子也同上

志父無罪　服曰趙鞅入于晉陽以叛諸侯之策書曰晉趙鞅以叛本疏後得歸改名志父釋文○本疏作春秋仍舊猶書趙鞅釋文既復更名志父

案趙鞅入晉陽以叛在定十三年諸侯之策列國史也文十五年傳云名在諸侯之策是也云書晉趙鞅叛者謂列國之史據晉告書也後得歸者定十三年經書晉趙鞅歸于晉是也其改名志父者以諸侯之策書叛恥其惡名故更之春秋仍舊書趙鞅者以此年經書趙鞅帥師納衞世子蒯聵于戚趙鞅帥師及鄭罕達帥師戰于鐵故云正義曰楚公子圍弑君取國改名曰虔經卽書虔公子棄疾殺君取國改名曰居經卽書居今趙鞅改名志父經書猶云趙鞅者彼楚子既爲國君臣下以所改之

名告於鄰國故得書所改之名趙鞅人臣國家不爲之諱仍以趙鞅名告故書鞅也按孔氏之言是也鞅之改名祇自諱耳傳記他人猶稱其舊名不獨國家也故下文蒯聵之禱曰使鞅討之十七年傳稱晉趙鞅使告於衞至其敘鞅之言則曰君之在晉也志父爲主可證傳記及他人均不稱其改名也

郵無卹御簡子　服曰王良也本疏

案孟子曰昔者趙簡子使王良與嬖奚乘王良是簡子御者此無卹亦御簡子故知爲王良也荼覓謹案下文稱郵良可證

三年經五月辛卯桓宮僖宮災　服曰俱在迭毀故不言及本疏

案公羊傳曰何以不言及敵也何休注云據雉門及兩觀親過

高祖親疏適等服意亦以文與雉門兩觀言及者異取公羊為說以桓僖皆當在毀廟之數輕重相同故不言及以別之禮記祭法云諸侯立五廟一壇一墠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皆月祭之顯考廟祖考廟享嘗乃止王制云諸侯五廟二昭二穆與太祖之廟而五文王世子云五廟之孫祖廟未毀若然則五廟外皆所當毀故正義曰禮諸侯親廟四焉高祖之父卽當毀其廟計桓之於哀八世祖也僖六世祖也按禮皆在迭毀者也

傳命藏象魏　服曰象魏闕也法令懸之朝謂其書為象魏御覽一百七十九

案周禮太宰云正月之吉始和乃縣治象之法于象魏鄭司農

云象魏闕也爾雅釋宮云觀謂之闕說文云闕門觀也釋名釋宮室云闕在門兩旁中央闕然爲道也禮記禮運云仲尼與於蜡賓出遊于觀之上定二年雉門及兩觀災昭二十五年公羊傳云設兩觀莊二十一年傳云鄭伯享王於闕西辟桓三年穀梁傳云不出闕門呂覽仲冬云塗闕庭門閭是也亦謂之魏闕呂覽審爲云心居乎魏闕之下注魏魏高大故曰魏闕淮南本經云魏闕之高注門闕高崇嵬嵬然故曰魏闕然則本名爲觀爲闕賈公彥云周公謂之象魏其名象魏者太宰縣治象夏官縣政象秋官縣刑象是象法令之書之名以此是懸法令之地魏然高大故曰象魏矣書祇名象而曰象魏以治政等象懸於

魏闕故名其書亦曰象魏也正義曰彼言朔日懸之十日即斂

之則救火之時其書久已藏矣而此立象魏之外方始命藏此

書者象魏是懸書之處見其處而念及其書非始就縣處斂藏

之

孔子在陳聞火曰其桓僖乎　服曰季氏出桓公又爲僖公所立

故不毀其廟疏本桓僖當毀而魯事非禮之廟故孔子聞有火災知

其加桓僖也孔子世家注

案季氏出桓公者季友爲桓公子出桓公猶言生自桓公也莊

三十二年傳云立叔孫氏是卿大夫得氏者爲立矣季友事僖

公僖十六年經書公子季友卒劉炫以季爲氏云季友仲遂皆

生賜族故云僖公所立季氏世專國政顧其私恩故桓僖之廟當毀不毀杜云言桓僖親盡而廟不毀宜爲天所災愚謂聖人與天合德故知之也

召正常　服曰召而問兒死意本疏

案上文云則或殺之矣乃討之不知所殺之人故云或說文云討治也正常既告而奔視之則已殺矣當時治此事者不能不問正常也故召之

四年傳　襲梁及霍　服曰梁霍周南鄙也水經汝水注

案水經汝水注云汝水之右有霍陽聚汝水逕其北東合霍陽山水水出南山其水東北流逕霍陽聚建武二年世祖遣征虜

將軍祭遵攻蠻中山賊張滿得霍陽聚卽此霍陽山水又逕梁城西按春秋周小邑也於戰國爲南梁矣若然梁是周之南鄙小邑霍卽霍陽聚也以霍陽山得名汝水注又引京相璠曰霍陽山在周平城東南者也漢書地理志河南郡梁注引應劭曰秦取梁梁伯翳之後與秦同祖臣瓚曰秦取梁後改曰夏陽今馮翊夏陽是也此梁周之小邑見於春秋續漢郡國志河南尹梁故國伯翳後有霍陽山注引傳云襲梁及霍

五年傳齊燕姬生子不成而死　服曰燕姬齊景公嫡夫人昭七年燕人所歸不成未冠 御覽一百四十七

案云昭七年燕人所歸者昭六年冬齊侯伐北燕七年經曰暨

齊平服氏用許惠卿說謂燕與齊平既平之後得爲婚姻故以燕姬爲此年歸也不成爲未冠者冠義云已冠而字之成人之道也故未冠爲不成

諸子鬻姒之子荼嬖　服曰諸子庶公子鬻姒景公妾也涓于人所納女荼安孺子同上

案諸子爲庶公子者周禮宮正疏云諸庶一也於諸侯卽爲庶子於天子則爲諸子此賈以對文故分天子諸侯其實散文諸侯之子亦稱諸子如天子之適子稱太子王制云王太子經書會王世子于首止諸侯之子稱世子曲禮云卿大夫之子不敢與世子同名傳於晉有太子申生鄭有太子華齊有太子光是太子世子名稱不定太子

世子無定名知諸子庶子亦無定名也諸庶也曲禮諸母不漱裳鄭曰諸母庶母也斷拟史記齊世家作芮姬云景公寵妾芮姬生子荼故服曰景公妾也涓于人所納女者晏子內篇諫上云涓于人納女於景公生孺子荼史記曰太子荼立是爲晏孺子晏安通也

諸大夫恐其爲子也言於公曰君之齒長矣未有太子若之何

服曰爲子爲太子也荼少故恐立之言君年長未有太子一旦不諱當若之何欲其早立長也同上

案今本作恐其爲太子也服本無太字故云爲子爲太子也古者稱繼儲者爲子故子南爲靈公子而公謂之曰余無子將立

女者也云荼少故恐立之者晏子內篇諫上諸臣謀欲廢公子陽生而立荼公以告晏子晏子曰置大立少亂之本也史記云荼少其母賤無行諸大夫恐其爲嗣文王世子云古者謂年齡齒亦齡也故服釋齒長爲年長一旦不諱者史記商君傳云公叔病有如不可諱將柰社稷何後漢書桓榮傳云如有不諱無憂家室也注死者人之常故言不諱也

公曰二三子閒於憂虞則有疾疢亦姑謀樂何憂於無君　服曰言二三子閒於鄰國憂虞則疾疢在其閒今無疾疢何爲不自謀身樂何憂無君乎同上

案閒釋文云又音閒厠之閒言二三子厠於敵國外患則可憂

可虞以爲疾疢今無此患則當謀樂何必爲此遠慮

公疾使國惠子高昭子立荼　服曰國惠子國景之子國夏也高昭子高⿰女匽之子高張也同上

案國景卽國弱成十八年傳國弱來奔既齊侯反國弱使嗣國氏是也景其謚昭二十九年經齊侯使高張來唁公杜云高偃子服云高⿰女匽之子當是偃之訛文御覽轉寫誤耳

寘羣公子於萊　服曰寘置萊齊東鄙邑欲使遠齊同上

案云寘置者易坎爻辭寘于叢棘釋文云寘張作置是寘卽置詩卷耳寘彼周行傳亦云寘置也萊齊東鄙邑者漢書地理志東萊郡師古注故萊子國也襄六年齊侯滅萊是萊滅後爲齊

邑定十年傳若使萊人以兵劫魯侯正義曰萊東萊黃縣地在東邊又裔不謀夏疏曰萊是東夷其地又遠是萊爲齊東鄙邑也

萊人歌之曰景公死乎不與埋三軍之事不與謀師乎師乎何黨之乎　服曰萊人見五公子遠遷鄙邑不得與景公葬埋之事及國三軍之謀故愍而歌師衆也黨所也言公子徒衆何所適也齊世家注

案五公子謂公子嘉公子駒公子黔公子鉏公子陽生也遠遷鄙邑謂寘於萊釋名釋喪制云葬不如禮曰埋是埋亦葬也故曰葬埋愍而歌謂憐之也師衆也易師彖辭黨所者文十三年

公羊傳曰往黨衞侯注黨所也所猶是齊人語也是齊人謂所爲黨也小爾雅廣詁之適也言公子徒衆何所適乎

六年傳遂及高張晏圉弦施來奔　服曰圉晏嬰之子同上

潛師閉塗逆越女之子章立之而後還　服曰閉塗不通外使也越女昭王之妾楚世家注

案史記集解引徐廣曰塗一作壁是閉塗爲築壁壘於往來之道使外人不知王卒

楚子使問諸周太史　服曰諸侯皆有太史主周所賜典籍故曰周太史一曰是時往問周太史本疏

案云諸侯皆有太史者書酒誥曰矧太史友內史友宣二年傳

晉太史書趙盾弒其君襄二十五年傳齊太史書崔杼弒其君三十年傳鄭使太史命伯石爲卿是諸侯皆有太史之官云主周所賜典籍者昭二年傳韓宣子觀書於太史氏曰吾乃今知周公之德與周之所以王也十五年傳王謂籍談曰昔而高祖孫伯黶司晉之典籍以爲大政故曰籍氏及辛有之二子董之晉於是乎有董史是太史在列國掌周所賜典籍也服欲明周太史之稱故云然也一曰是時往問周太史者以傳云使問則周太史當在周故又引或說也

三代命祀祭不越望　服曰謂所受王命祀其國中山川爲望楚世家注

案書舜典云望于山川周禮小宗伯四望四類注四望五嶽四鎭四竇按周禮言望主天子言故得遍祭嶽鎭瀆禮記王制云天子祭天下名山大川諸侯祭名山大川之在其地者傳三十一年穀梁傳注引鄭曰望者祭山川之名也非其疆界則不祭卽服云祀其國中山川者也以爲受王命者封國之初其得祀在其地之山川亦王所命故論語謂顓臾曰昔者先王以爲東蒙主

夏書曰惟彼陶唐帥彼天常有此冀方今失其行亂其紀綱乃滅而亡　賈服曰逸書夏桀之時本疏

案以書稱冀方又言乃滅而亡故定爲夏桀時之書晚出古文

輯其辭入五子之歌

八月齊邴意茲來奔陳僖子使召公子陽生　賈曰遣意來召日月錯誤其說未聞本疏

案賈本當無奔字故以意茲之來爲召陽生也史記齊世家云八月齊秉意茲秉邴同音田乞即陳僖子敗二相是史遷所采左氏說亦無奔字故以秉意茲與田乞同逐高國杜本有奔字故注云高國黨晉宋以後本皆有奔字故史記集解於秉意茲下引徐廣曰左傳八月齊邴意茲來奔賈云日月錯誤者以經云秋七月楚子軫卒即繼之曰齊陽生入于齊則陽生似七月入齊而傳於八月始云來召故賈云錯誤然經於冬前惟書七月不見餘

月或陽生歸在八九月閒經有闕文未可定也

使毛遷孺子於駘　賈曰齊邑（齊世家注）

案顧氏棟高曰或曰在今青州府臨朐縣界

七年傳周之王也制禮上物不過十二　賈曰周禮王合諸侯享禮十有二牢上公九牢侯伯七牢子男五牢（吳世家注）

案周禮掌客云王合諸侯而饗禮則具十有二牢注饗諸侯而用王禮之數者以公侯伯子男盡在是兼饗之莫敵用也掌客又曰上公饔餼九牢其死牢如飧之陳牽四牢（飧五牢合牽四牢爲九）侯伯饔餼七牢其死牢如飧之陳牽三牢（飧四牢）子男饔餼五牢其死牢如飧之陳牽二牢（飧三牢）服引此文也

知必危何故不言　服曰諸大夫誠知伐邾必危何故不早言也

疏本

案服以此二句台下魯德如邾而以衆加之可乎皆爲孟孫言孟孫不欲伐邾以子服危將焉保之語爲然云二三子以爲何如欲諸大夫所對與子服言合則季孫意沮矣乃諸大夫阿附季氏反以滅小爲是孟孫因曰諸大夫意中豈不知伐邾必危何故不言可危之狀而反爲是言乎如服所解於文爲便杜以知必危何故不言屬上爲諸大夫言以下二句方是孟孫語而解之曰知伐邾必危自當言今不言者不危故也大夫以答孟孫所怪且阿附季孫解似迂曲

衆君子立於社宮　服曰衆君子諸國君本疏賈曰社宮社也曹世家注

案各本皆作諸國君妾耳宋本作妄耳是也疏以服云諸國君爲妄耳然疑服本當無子字故以衆君爲諸國君若有子字服當不如是釋也杜無注史記亦作衆君子或涉彼文而然正義曰不識姓名故唯曰衆君子也若然則曹叔振鐸夢者何以又識之也鄭衆曰社宮中有室屋者

乃背晉而奸宋　賈曰以小加大上同

案隱三年傳云小加大所謂六逆也曹是小國背晉奸宋是以小加大也

九年傳遇水適火　服曰兆南行適火卜法橫者爲土立者爲木邪

向經者爲金背經者爲火因兆而細曲者爲水本疏

案南方屬火云適火故知兆南行也其所云卜法以五行之象會意當是相傳古法書疏曰卜筮之事體用難明故先儒各以意說未知孰得其本今之用龜其兆橫者爲土立者爲木斜向徑者爲金背徑者爲火因兆而細曲者爲水孔氏所云用龜之法與服卜法相同是唐時猶存此法

十年傳哭子三日哭于軍門之外　服曰諸侯相臨之禮吳世家注

案禮記檀弓朋友吾哭諸寢門之外異姓諸侯有朋友之誼故曰友邦其相臨之禮若在國亦當哭諸寢門之外今在師故哭於軍門之外

侵及賴　服曰賴齊邑齊世家注

案顧氏棟高曰今濟南府治東近章丘縣界有賴亭

十一年傳公孫夏命其徒歌虞殯　賈曰虞殯遣殯歌詩本疏

案正義曰禮啟殯而葬葬則下棺反日中而虞蓋以啟殯將虞之歌謂之虞殯歌者樂也喪者哀也送葬得有歌者蓋挽引之人爲歌聲以助哀今之挽歌是也舊說挽歌漢初田横之臣爲之據此挽歌之有久矣晉初荀顗制禮以吉凶不雜送葬不宜有歌去之摯虞駮之云詩云君子作歌維以告哀葬之有歌不爲害也復存之

其有顛越不共則劓殄無遺育無俾易種于茲邑　服曰顛隕也

越墜也顚越無道則割絶無遺也吳世家注

案離騷云厥首用夫顚隕王逸注自上下曰顚易雜卦傳云大過顚也虞注顚殞也說文隕從高下也越爲墜者禮記緇衣云毋越厥命以自覆也注越之言蹷也楚辭惜誦云行不羣以顚越兮注成二年傳越于車下注並云墜也不共爲無道者共與恭通書堯典允恭克讓鄭注云不懈於位曰恭周語云夙夜恭也注夙夜敬事曰恭周書謚法解云尊賢敬讓曰恭無此則無道矣故不共爲無道劓說文劓之或字廣雅釋詁云劓斷也十五年傳以戈斲之斷纓史記作割纓是割亦斷也殄者爾雅釋詁云絶也言有隕墜先緒而無道者當割絶之勿使有遺種也

屬其子於鮑氏　服曰鮑氏齊大夫同上

使賜之屬鏤以死　服曰屬鏤劍名賜使自刎同上

案史記吳世家及伍子胥傳並云賜子胥屬鏤之劍以死是屬鏤劍名也一切經音義十二引通俗文曰自刻曰刎又二十五引字書曰斷首曰刎刎割也

孔文子之將攻太叔也　服曰文子衛卿也孔子世家注

胡簋之事　賈服曰夏曰胡周曰簋本疏○疏止引夏曰瑚一句然杜注夏曰胡周曰簋即本賈服故疏云杜亦同之

案禮記明堂位云夏后氏之四璉殷之六瑚周之八簋胡即瑚之省文韓敕碑云胡輦器用胡輦即瑚璉據明堂位文則當云

夏曰瑚然論語集解引包注明堂位疏引論語注並云夏曰瑚與賈服同疑記文本云夏之四瑚殷之六璉今作夏璉殷瑚者互倒耳皇侃疏以鄭注論語爲誤則六朝以來已曰四璉六瑚矣惟瑚屬夏璉屬殷故夫子順以舉之曰瑚璉也篆說文云黍稷方器也

鳥則擇木木豈能擇鳥　服曰鳥喻已木以喻所之之國孔子世家注

季孫欲以田賦　賈曰欲令一井之閒出一丘之稅井別出馬一匹牛三頭本疏

案周禮小司徒云九夫爲井四井爲邑四邑爲丘司馬法云四邑爲丘有戎馬一匹牛三頭謂之匹馬丘牛云一井之閒出一

丘之稅者魯語云季康子欲以田賦仲尼曰先王制土其歲收田一井出稯禾秉芻缶米不是過也仲尼惟言一井所出則此云田賦者謂用一井之田賦耳小司徒後鄭注云賦謂出車徒給繇役也司馬法曰井十爲通通爲匹馬通即周禮之丘是出賦從丘爲始今於一井之田而定爲賦是以一丘之供令一井出之矣韋昭云昭謂此數甚多似非也下雖云收田一井凡數從夫井起故云井耳

十二年 經公會吳于橐臯 服曰橐臯地名也 吳世家注

案漢書地理志九江郡橐臯注引孟康曰音拓姑顧氏棟高曰宋紹興十一年兀朮屯兵柘臯橐訛爲拓又訛爲柘今廬州府

巢縣西北六十里有柘皋鎮俗猶名會吳城

傳昭夫人孟子卒昭公娶于吳故不書姓　賈曰言孟子若言吳之長女也本疏

案經書孟子傳者恐後人知宋是子姓誤以爲宋女曰不書姓明經云孟子子非夫人之姓賈體會傳意以孟是長女亦稱子故云若吳之長女也釋經書孟子之意如此非以子爲姓也

今吾子曰必尋盟若可尋也亦可寒也　賈曰尋溫也論語爲政疏　服曰尋之言重也溫也寒歇也亦可寒而歇也儀禮有司徹疏

案儀禮有司徹云乃爇尸俎注爇溫也古文爇皆作尋記或作燖春秋傳曰若可燖也亦可寒也禮郊特牲血腥爓祭注爓或

爲燖是燖爇爛一字皆溫也今傳作尋古文也中庸溫故而知新鄭云讀如燖溫之溫是尋爲溫也又說文云𢒼繹理也繹有重義故爾雅曰繹又祭也服謂尋之言重是以尋爲𢒼也其曰溫者與賈說同寒爲歇者對燖而言火熄則寒故寒爲歇云寒而歇者猶云火歇而寒也

侯伯致禮地主歸餼　服曰致賓禮於地主本疏

案正義曰侯伯諸侯之長謂盟主也地主所會之地主人也然則服云致禮於地主者言侯伯既爲盟主則地主亦在賓列當致賓禮也賓禮者正義曰禮賓當謂有以禮之或設飲食與之宴也

廿三傳吳人告敗于王王惡其聞也自剄七人於幕下　賈曰惡其聞諸侯服曰以絕口 吳世家注

案云惡其聞諸侯者恐諸侯知其敗信不能終會故惡其聞於諸侯也云以絕口者猶今人言滅口矣

乃先晉人　賈曰外傳曰吳先歃晉亞之先敘晉晉有信又所以外吳 同上

案外傳者國語也吳語云吳公先歃晉侯亞之此云先晉人與外傳異賈以外傳來之列國所紀敘事雖有曲筆而盟歃先後不容妄說至魯史公書其事宜其移易以示抑揚以晉侯讓故先書晉且復外吳示華夷之別傳因而實之下文子服景伯稱

吳為伯又曰君將以寡君見晉君則晉成為伯矣又曰且執事以伯召諸侯而以侯終之明是吳人先歃故稱吳為伯恭冕謹案乃先晉人文承司馬寅說之後則先晉人謂吳先晉人也內外傳義同注家始謂有異耳

〔十四年〕經春西狩獲麟、賈曰周在西明夫子道繫周本疏書稱鳳凰來儀今麟不言來非外來也口口服曰言西者有意於西明夫子有立言立言之位在西方故著於西也本疏麟中央土獸土為信信禮之子修其母致其子視明禮修而麟至思睿信立而白虎擾言從乂成而神龜在沼聽聰知正則名川出龍貌恭性詩麟趾疏性作禮仁則鳳凰來儀禮記禮運疏賈服曰孔子自衛反魯考正禮樂修春秋約以周禮三年文成致麟麟感而至本疏序疏引作孔子以哀十一年自衛反魯而作春秋約之以禮

故有麟應而至

案桓四年公狩于郎莊四年公及齊人狩于禚郎禚皆書地名此既狩于大野亦當書地乃不書地而云西狩者明夫子道繫西周故麟自西得也道繫周者孟子曰春秋天子之事也中庸云仲尼憲章文武是修春秋以文武爲憲者也書稱鳳凰來儀者臯陶謨文自外謂之來如昭二十五年有鸜鵒來巢是也今麟不言來明非外來也禮運疏引異義云陳欽說麟西方毛蟲孔子作春秋有立言西方兌兌爲口故麟來服以麟爲中央獸不從陳說而以吾立言之說解西狩故曰夫子有立言立言之位在西方也又異義曰左氏說麟是中央軒轅大角獸公羊疏

曰春秋說麟生於火遊於中土軒轅大角之獸案鄭謂緯爲說
則左氏說卽春秋緯而服用之說麟所屬之位先儒各就意解
故異義又曰公羊說麟木精陳欽說麟是西方毛蟲許愼謹案
禮運云麟鳳龜龍謂之四靈龍東方也虎西方也鳳南方也龜
北方也麟中央也鄭駮云古者聖賢言事亦有效三者取象天
地人四者取象四時五者取象五行今云麟鳳龜龍謂之四靈
則是當四時明矣虎不在靈中空言西方虎者麟中央得無近
誣乎按鄭此駮以許引禮運不合禮運四靈有麟無虎記禮者
以意自配麟爲西方許引禮運之下而云西方虎則爲贅詞云
中央麟則爲移置故鄭駮之若以五行言之則曲禮曰前朱鳥

而後元武前後卽南北朱鳥鳳凰屬元武宿有龜考工記云龜蛇四斿以象營室也注營室元武宿左青龍

而右白虎左右卽東西水火金木各有所屬中央土則以麟配之是

也詩麟趾傳云麟信而應禮箋云今公子亦信厚與禮相應有

似於麟信屬土鄭不異毛說則亦以麟爲土獸矣土爲信者白

虎通情性篇云脾所以信何脾者土之精也土尙任養萬物爲

之象生物無所私信之至也是土爲信矣云信爲禮之子者又

五行篇云五行所以更王何以其轉相生故有終始也木生火

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水生木五行之子愼之物歸母是木生

火等盡爲母生子也又情性篇云南方尊陽在上卑陰在下禮

有尊卑故心象火若然土爲信火爲禮火生土故云信爲禮之

子云修母致子者昭二十九年傳龍水物也水官棄矣故龍不生得正義曰漢氏先儒說左氏者皆以五靈配五方龍屬木鳳屬火麟屬土白虎屬金神龜屬水其五行之次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水生木王者修其母則致其子水官修則龍至木官修則鳳至火官修則麟至土官修則白虎至金官修則神龜至此漢儒本左氏說義推修母致子之法服亦同之書洪範疏引鄭云五行傳曰貌屬木言屬金視屬火聽屬水思屬土漢書天文志曰東方春木於人五常仁也五事貌也南方夏火禮也視也西方秋金義也言也北方冬水知也聽也中央季夏土信也思心也若然則視明禮修而麟至者火修致土也思睿信

立而白虎擾者土修致金也言從乂成而神龜在沼者金修致水也聽聰知正則名川出龍者水修致木也貌恭性成則鳳凰來儀者木修致火也孔子反魯在哀十一年考正禮樂修春秋約以周禮者史記孔子世家云孔子追迹三代之禮論語云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史記又云因史記作春秋據魯親周是也三年文成致麟者自十一年至此爲三年文成致麟謂修禮致

麟麟感毋修故至

小邾射以句繹來奔　賈曰此下弟子所記本疏服曰春秋終於獲麟故小邾射不在三叛人中也弟子欲明夫子作春秋以顯其師故書小邾射以下至孔子卒春秋序疏

案公羊穀梁之經皆至獲麟而盡左氏經更有此下者弟子欲存孔子卒故因經之末并錄魯之舊史以續經也故賈於此別之明此下非仲尼修矣小邾射不在三叛人中者襄二十一年邾庶其以漆閭丘來奔昭五年莒牟夷以牟婁及防兹來奔三十一年邾黑肱以濫來奔傳曰邾庶其莒牟夷邾黑肱以土地出春秋書三叛人名以懲不義今射以句繹來奔與三叛同若獲麟以下仍是孔子所修則彼傳亦當舉之不舉者足證此下至仲尼卒是弟子所記

齊陳恆執其君寘于舒州　賈曰陳氏邑也齊世家注

案惠氏棟曰史記齊世家田常執簡公于徐州司馬貞曰徐字

从人說文作郩並音舒戰國策齊一篇曰楚威王戰勝于徐州

高誘曰徐州或作舒州是時屬齊按徐舒古字通

(傳)春西狩于大野叔孫氏之車子鉏商獲麟　服曰大野藪名魯田圃之常處蓋今鉅野是也孔子世家注　車車士微者也子姓鉏商名本疏○史記索隱引子姓

案爾雅釋地十藪云魯有大野其藪夏屬徐州禹貢徐州云大野既豬周屬兗州周禮職方云其澤藪曰大野與爾雅合是大野爲藪名云魯田圃之常處者詩大叔于田釋文引韓詩傳云禽獸居之曰藪田者大司馬云遂以蒐田遂以苗田是也圃者車攻詩云東有甫草駕言行狩韓詩作圃是田狩之地亦曰圃

故圃田爲鄭藪今大野是魯藪也魯田圃之常處蓋今鉅野是

也者漢書地理志山陽郡鉅壄注云大壄澤在北兖州藪水經

濟水注引何承天云鉅野湖澤廣大南通洙泗北連淸濟舊縣

故城正在澤中今曹州府鉅野縣之西有鉅野故城車車士微

者謂叔孫氏之御車者家語作叔孫氏之車士曰子鉏商王肅

郎本服說注云車士將車者也子鉏商服以子爲姓鉏商爲名

王肅家語注同杜以車子連文云車子微者鉏商名

以爲不祥　服曰麟非時所常見故怪之以爲不祥也孔子世家注

仲尼觀之曰麟也然後取之　服曰仲尼名之曰麟然後魯人乃

取之也明麟爲仲尼至也同上

案公羊傳曰有以告者曰有麕而角者孔子曰孰爲來哉孰爲來哉反袂拭面涕沾袍何休注夫子素按圖錄知庶姓劉季當代周見薪采者獲麟知爲其出何者麟者木精薪采者庶人燃火之意此赤帝將代周居其位故麟爲薪采者所執西狩獲之者從東方王於西也東卯西金象也言獲者兵戈文也言漢姓卯金刀以兵得天下不地者天下異也又先是螺蟲冬踊彗金精埽旦置新之象夫子知其將有六國爭彊從橫相滅之敗秦項驅除積骨流血之虐然後劉氏乃帝深閔民之離害甚久故豫泣也按何氏以讖緯釋經直以麟爲劉氏來其說荒誕服故顯異之曰明麟爲仲尼至也正義駁之曰服以仲尼名之卽云

為仲尼至然則防風之骨肅慎之矢季氏之羵羊楚王之萍實皆問仲尼而後知豈為仲尼至也按禮運曰鳳凰麒麟皆在郊棷則是無故先王能修禮以達義體信以達順故此順之實也詩麟趾疏引中候握河記云帝軒題象麒麟在囿又唐傳云堯時麒麟在郊藪又孔叢子云唐虞之世麟鳳遊於田詩釋文云麟瑞獸也草木疏云麕身牛尾馬足黃色員蹄一角角端有肉音中鐘呂行中規矩王者至仁則出白虎通封禪篇云天下太平符瑞所以來至者以為王者承天統理調和陰陽陰陽和萬物序休氣充塞故符瑞並臻皆應德而至若然則麟非無故而至今周衰得微麟不當至而至說公羊者假以貢媚漢氏說愈

不經服以修毋致子明麟之至實爲孔子庶非矯誣孔氏不達
此旨乃援防風之骨肅愼之矢以相稱難豈朽骨古矢亦如麟
之應瑞而至乎斯不倫矣

齊簡公之在魯也闞止有寵焉　買曰闞止子我也齊世家注

案田敬仲世家曰子我者監止一作闞止之宗人也史遷采他說不
足據

諸御鞅言於公　買曰鞅齊大夫也同上

子我夕陳逆殺人逢之遂執以入陳氏方睦使疾而遺之潘沐備
酒肉焉　服曰夕省事子我將往夕省事於君而逢逆之殺人也

陳常方欲謀有齊國故和其宗族使陳逆詐病而遺也同上

案成十二年傳云朝而不夕昭十二年傳云右尹子革夕魯語云卿大夫夕序其業序業卽省事子我因省事而當入告故暮見於君也田敬仲世家云田釐子乞事齊景公爲大夫其收賦稅於民以小斗受之其粟予民以大斗行陰德於民而景公弗禁由此田氏得齊衆心宗族益強民思田氏是陳氏謀有齊國久矣爾雅釋詁云詐僞也內則云其閒面垢燂潘請靧使逆僞病不能櫛沐則面垢易生因遺之潘沐也

饗守囚者醉而殺之而逃子我盟諸陳於陳宗　服曰子我見陳逆得生出而恐爲陳氏所怨故與盟而請和也陳宗宗長之家上同

案陳宗宗長之家者喪服小記云繼別爲宗繼禰爲小宗士昏

記宗子無父母命之注宗子者適長子也然則宗長之家謂陳
氏繼別之家正義謂指陳成子也
初陳豹欲爲子我臣使公孫言巳 賈曰豹陳氏族也公孫齊大
夫也同上
我遠於陳氏矣且其違者不過數人何盡逐焉 服曰言我與陳
氏宗疏遠也違者不從子我者同上
案言於陳氏疏遠明巳不當立也云不從子我者不過數人盡
懼其盡逐也此見陳宗之和故許豹以位而對者如此
子行曰彼得君弗先必禍子子行舍於公宮 服曰彼謂闞止也
子謂陳常也止於公宮爲陳氏作內閒也同上

案周禮司戈盾云及舍注舍止也故以舍於公宮爲止於公宮
後漢光武紀注閒諜也謂伺候閒隙也
成子兄弟四乘如公子我在幄出逆之遂入閉門侍人禦之　服
曰成子兄弟八人二人共一乘故曰四乘成子兄弟見子我出遂
突入反閉門子我不得復入闞豎以兵禦陳氏同上
案正義引世本云僖子生昭子莊簡子齒宣子其夷穆子安廩
邱子毉茲芒子盈惠子得連成子爲兄弟八人八人四乘則知
二人共一乘也子我在幄本在門內以成子兄弟至出逆之則
在門外成子輩見其出遂馳突而入反閉子我於門外故不得
入侍人爲闞豎者周官序官寺人注寺之言侍也是侍人卽寺

人又內小臣奄上士四人內豎倍寺人之數寺人是奄豎之類故曰奄豎月令仲冬云命奄尹申宮令審門閭注奄尹主領奄豎之官也是內宮門閭奄豎掌之今見陳氏閉門故以兵禦史記云宦者禦之是也杜云子我侍人失之

子行殺侍人　服曰舍於公宮故得殺之同上

案子行在公宮爲內應故得自內而殺侍人也

公與婦人飲酒于檀臺成子遷諸寢　服曰當陳氏入時飲酒於此臺欲徙公令居寢也同上

太史子餘　服曰齊大夫同上

聞公猶怒將出　服曰出奔也同上

案成子曰何所無君是欲奔異國之辭

所不殺子者有如陳宗　服曰陳宗先祖鬼神也本疏

案祭法注祖宗通言耳然則曰陳宗者卽云陳之先祖也云鬼

神者連文耳正義曰此稱有如陳宗猶定六年孟懿子謂范獻

子曰所不以陽虎爲中軍司馬者有如先君此亦然也

屬徒攻闈與大門　服曰屬徒會徒衆宮中之門曰闈大門公門

也齊世家注

案屬爲會者齊語兵車之屬三注屬亦會也大司馬屬其植司

農注屬聚會之也云大門公門者謂宮之正門聘禮曰公出送

賓及大門內郊特牲賓入大門而奏肆夏成十年壞大門及寢

門而入是舍寢門外凡庫雉路皆得爲大門也

適豐邱　賈曰豐邱陳氏邑也同上

殺諸郭關　賈曰齊關名同上

將殺大陸子方　服曰子方子我黨大夫東郭賈也同上

案下文東郭賈奔衞故知卽子方也

事子我而有私於其讐何以見魯衞之士　服曰子方將欲奔魯衞也同上

十五年傳　將以尸入　服曰在牀曰尸在棺曰柩本疏

案在牀曰尸在棺曰柩曲禮文彼注云尸陳也言形體在也柩之言究也正義曰在牀曰尸者古人病困氣未絕之時下置在

地氣絕更還牀上既未殯歛陳列在牀故曰尸也白虎通云失氣亡神形體獨陳是也在棺曰柩者三日不生斂之在棺死事究竟於此也白虎通云柩究也久也不復變色然尸柩亦通名也案曾子問云如小斂則子免而從柩此謂小斂舉尸在爲柩也春秋左氏傳賵死不及尸是呼未葬之柩爲尸

書社五百　服曰書籍也孔子世家注

案書籍者謂以社數書于策也荀子榮辱循法則度量形辟圖籍注籍謂書其戸口之數也今人言戸籍籍貫矣

舍於孔氏之外圃　服曰圃園衛世家注

案太宰圃圃毓草木注樹果蓏曰圃園其樊也詩折柳樊圃傳

圃菜圃也

二人蒙衣而人　服曰二人謂賈夫太子蒙衣爲婦人之服以巾蒙其頭而共乘也同上

案知婦人之服者下云以姻妾告故知爲婦人服也內則女子出門必擁蔽其面故知以巾蒙其頭也

孔氏之老欒甯問之稱姻妾以告　服曰家臣稱老問其姓名賈曰昏姻家妾也同上

案婚姻家妾者爾雅釋親壻之父爲姻婦之父爲婚說文姻壻家也女之所因故曰姻婚婦家也禮娶女以昏時婦人陰故曰婚釋親又曰婦之父母壻之父母相謂爲婚姻故文每多連舉

我行其野詩云婚姻之故士昏禮云某以得爲外婚姻晉語云納女工妾三十人注妾給使者是姻妾爲婚姻給使之人也

遂入適伯姬氏　服曰入孔氏家適伯姬所居同上

孔伯姬杖戈而先　服曰先至孔悝所同上

太子與五人介輿豭從之　賈曰介被甲也輿豭豚欲以盟同上

案周禮旅賁氏軍旅則介而趨注介被甲說文豭牡豕也方言云豬北燕朝鮮之閒謂之豭其子或謂之豚是豭豚皆豕也故謂豭爲豚輿豭欲與孔悝盟也周禮戎右職云盟則以玉敦辟盟遂役之贊牛耳十七年傳曰孟武伯問于高柴曰諸侯盟誰執牛耳若然則諸侯盟用牛而此以豭何人斯疏引鄭駁異義

盟者人君用牛伯姬孔悝以豭下人君耳詩疏耳作牲誤校勘記未及檢今從本傳疏改

遂刼以登臺　服曰於衛臺上召衛羣臣同上

案定四年傳郕子在門臺然則衛臺當卽門臺故得以召羣臣

聞亂使告季子　服曰季路爲孔氏邑宰故告之同上

案弟子列傳子路爲衛大夫孔悝之邑宰此服所本

召護駕乘車　服曰召護衛大夫駕乘車不駕兵車也言無距父之意同上

案傳作召獲此依史記作護或服杜本不同也攷工記故兵車之輪六尺有六寸乘車之輪六尺有六寸注兵車革路也乘車

玉路金路象路出巾車玉路以祀金路以賓同姓以封象路以朝異姓以封革路以卽戎注卽戎謂兵事若然欲有兵事當乘兵車今篤乘車其不拒父明矣輒蒯聵子故曰拒父

行爵食炙　服曰欒甯使召季路乃行爵食炙同上

案上云欒甯將飲酒則未行爵云炙未熟則未食炙也及告季路後炙已熟乃飲酒食炙服以欒甯行爵食炙隔召護駕乘車一語故指明之

奉衛侯輒來奔　服曰召護奉衛侯同上

案召護將奉衛侯出故駕乘車又中隔行爵食炙一語恐後人迷惘故明言曰召護奉衛侯正義曰此句顛倒辭義不允若倒

此一句則上下各自相連當是後來誤耳　恭寬謹案傳文當是亦與召獲同奉衞侯　乘𤰈行爵食炙旣畢來奔未必句有顛倒

季子將入遇子羔將出　賈曰子羔衞大夫高柴孔子弟子也將出奔同上

案弟子列傳高柴字子羔

弗及不踐其難　賈曰言家臣憂不及國不得踐履其難同上

案說文踐履也

食焉不辟其難　服曰言食悝之祿欲救悝之難此明其不死國也同上

公孫敢門焉曰無入爲也　服曰公孫敢衞大夫言輒已出無爲

復入 同上

石乞盂黶敵子路　服曰二子蒯聵之臣敵當也 同上

案敵當釋詁文

君子死冠不免　服曰不使冠在地 同上

案曲禮曰冠毋免注免去也兵死則身踣不結纓則冠去委地矣故以不免爲不使在地

十六年傳稱一人非名也　服曰天子自謂一人非諸侯所當名也 孔子世家注○冊府元龜七百九十六

案曲禮云君天下曰天子朝諸侯分職授政任功曰予一人注覲禮曰伯父實來余一人嘉之余予古今字正義曰自謂予一

人者言我是人中之一人與物不殊故自謙損白虎通云王自謂一人者謙也欲言己才能當一人耳故論語云百姓有過在予一人臣下謂之一人者所以尊王者也以天下之大四海之內所共尊者一人耳若然一人惟天子得稱之若諸侯則曰寡人曰孤曰不穀不能以一人爲名也

使處吳境爲白公　服曰白邑名楚邑大夫皆稱公楚世家注

案楚世家云以爲巢大夫號曰白公伍子胥傳遂召勝使居楚之邊邑鄢號爲白公史遷以白公非因封邑得稱矣然巢鄢互異且是時巢已入吳不得以封則遷說非也通考以吳人伐慎白公敗之謂慎爲勝封邑亦誤杜預曰汝陰褒信縣西南有白

亭是則白是楚邑勝稱白公嘗封此故服云白邑名楚邑大夫皆稱公如申公息公是也

請以戰備獻　服曰欲陳士卒甲兵如與吳戰時所入獻捷本疏

案大司樂王師大獻則令奏愷樂注大獻獻捷于祖隱五年傳入而振旅杜云整衆而還僖二十八年傳晉侯振旅愷以入于晉獻俘授馘襄二十五年傳鄭子產獻捷于晉戎服將事陳衆獻捷軍旅之常若邊境小捷非國大勝不必依此禮也今白公爲此請者蓋藉整旅之意以與吳戰時所俘獻捷得以爲亂故知戰備爲陳士卒甲兵也正義駮服云陳列甲兵士卒以入王宮人情所不許按服云與吳戰時所入謂所得吳俘也並無入

王宮之文孔氏增成其說以相詰難非允論也

而以王如高府　賈曰高府府名楚世家注

案說文府文書藏也府本以藏文書引伸之凡物所聚皆曰府一切經音義九引三蒼府文書財物藏也曲禮在府言府謂寶藏貨賄之處此高府亦當是藏物處猶魯府名長府也周禮太宰以八灋治官府注百官所居曰府非此府也

以如昭夫人之宮　服曰昭王夫人惠王母越女也同上

案六年傳昭王卒于城父逆越女之子章立之故云惠王母越女也

十七年

傳紫衣狐裘　賈曰紫衣君服本疏

案正義曰紫衣爲君服禮無明文要此云紫衣大夫不合服之玉藻云元冠紫緌自魯桓公始也鄭元云蓋僭宋王者之後服也管子稱齊桓好服紫衣齊人尚之五素而易一紫孔子云惡紫之奪朱蓋嘗時人主好服紫衣君既服紫則臣不得僭今傳言紫衣爲大夫之罪明紫是君服大夫僭之故言紫衣君服也

國子實執齊柄　服曰秉權柄也史記索隱二十

案陳樹華云索隱引柄作秉又引服虔云秉權柄也是服本作秉按爾雅釋詁秉執也傳云執齊柄服自以秉釋執非服本作秉索隱是涉服注而誤亦非以柄爲秉也陳說非

如魚竀尾　賈曰竀赤色魚勞則尾赤本疏

粲攷工記鍾氏注引爾雅再染謂之竀釋文竀本又作赬亦作
赬今爾雅作赬說文赬赤色也从赤巠聲詩曰魴魚赬尾赬赬
或从貞赪或从丁沶赬棠棗之汁浾浾或从正然則赬正字赬
或字竀又从浾變也今詩作魴魚赬尾傳赬赤也魚勞則尾赤
賈本毛傳詩正義曰釋器云再染謂之赬郭云赬淺赤也魴魚
之尾不赤故知勞則尾赤哀十七年傳曰如魚赬尾衡流而彷
羊鄭氏云魚肥則尾赤以喻蒯聵淫縱不同者此自魴魚尾本
不赤赤故爲勞也鄭以爲彼言彷徉爲魚肥不指魚名猶自有
肥而尾赤者服氏亦爲魚勞然則賈服同詩疏引鄭衆魚肥而
尾赤今傳疏引鄭云魚勞則尾赤勞字誤當作肥

衡流而方羊裔焉　賈曰橫流方羊不能自安裔水邊（本疏）

案衡流爲橫流者攷工記玉人注衡古文橫假借字也方羊詩疏引鄭作彷徉史記吳王濞傳彷徉天下漢書作方洋是方羊與彷徉同離騷聊須臾以相羊王逸注須臾相羊皆游也故鄭衆以相羊爲遊戲楚詞招魂彷徉無所倚王逸注言欲彷徉東西無人可依莊子逍遙遊彷徨乎無爲其側釋文崔本作方羊廣雅釋訓彷徉徙倚也東西徙倚是不能自安之貌故賈曰不能自安也裔廣雅釋言邊也以緜言魚狀知其彷徉者爲水邊矣

見戎州　賈曰戎州戎人之邑（衞世家注）

立公子起　服曰起靈公子同上

二十一年傳請使吳王居甬東　賈曰越東鄙甬江東也吳世家注

案吳語云寡人其達王于甬句東韋昭曰今句章東海口外洲也其地文在甬江之東韋云海中洲即舟山今爲定海縣地理志會稽郡句章自注渠水東入海渠水當即甬江越語云東至于鄞句章之東與鄞相近是爲越之東鄙顧氏棟高說句章即句無案越語云南至于句無韋注今諸暨有句無亭地理志句孫諸暨兩縣顧氏合爲一誤也

二十四年傳是躗言也　服曰僞不信言也釋文

案陳氏樹華云說文引春秋傳曰噧言疑即此躗言錢氏大昕

云杜云𢘻過也釋文𢘻戶快反與㦛音何介切相近古文从口
从言之字多相通說文兼收嚽譪二字嚽訓高氣多言譪訓譀
譀又訓誇大徐本作譀誕也誇譀義較過尤長然則嚽言卽𢘻言亦可
爲譪言也段錢氏說是也說文譪譀也譀誕也譀又作䛫云俗
譀从忘䛫卽譊之異文說文云譊夢言也釋文云字林作𢘻云
夢言意不慧也惟𢘻本是譪譪訓譀譀譊同故字林以說文釋
譊之夢言轉以釋𢘻也嚽是誇誕故服云僞不信言也

二十五年傳衞侯出奔宋　服曰此下但有適城鉏以鉤越無奔宋之
事其說未聞本疏

案下文云祭彌曰請適城鉏以鉤越越有君乃適城鉏是衞侯

賈適城鉏未嘗奔宋此云奔宋故云其說未聞杜云城鉏近宋邑宋南近越轉相鉤牽正義曰蓋衛侯出近宋境似欲奔宋衛人以奔宋告也

（二十七年）傳故君臣多閒　賈曰閒隙也（齊世家注）

公遊于陵坂　服曰陵坂地名（同上）